

《天·籁——一个人的精神史诗》



徐峙立

山东画报出版社副社长

★推荐理由

张荣东和王伟中他们两位都是我的朋友。很多时候,朋友太熟悉,太了解,反而容易忽略他们在学术和艺术领域的成绩(我曾经开玩笑和他们两人讲,孔子的邻居只认得孔子是“孔家二少”)。我日常认识的张荣东先生,是艺术学院教授,偶尔朋友小聚饭局聊天,之后各回各家,荣东先生就隐身大市,扑落扑落衣袖抖落凡尘之灰,养花养鸟喂鱼喂虾写文章去了。

认识王伟中先生,也是源于张荣东先生。起先,只知道伟中先生是旅美画家,处身美国,画的是中国味道,东方,纯净,冷抒情;江南,水天堂,青花,蓝衫女子。慢慢接触多起来,不仅仅是认识他的画作,也从他偶有记录的画作笔记了解他某个时刻的艺术想法,从朋友之间的对话了解他内心的情结,了解江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画和别人不一样的江南,画水乡女子,皓腕雪肌,眼神干净如水,细碎蓝花裙,颈项间一缕极细极细的红丝带。她们有时候是单个女子,目光缥缈;有时候是两三人组,遗世独立;她们遨游,像是在水中,肢体轻盈划过,轻若无物,是水中的飞天;她们出现在伟中先生的画作中,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气,是平静至极的魅惑,像是《离骚》中的女子,又像是李贺诗中的女子,“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捉

摸无定。

我一直认为,好的艺术家和好的艺术评论家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攀升的,他们共同塑造艺术的各种可能性;有独立见解独立精神的艺术评论是整个时代艺术成长的催化剂,杰出画家的杰出作品又催促着艺术评论家开阔视野,更新体系。从2012年开始,张荣东先生推出了“画对话”系列出版物,是艺术评论家和画家之间关于绘画的对话,是画评,也是对画家创作来龙去脉的整体剖析。《天·籁》这本书,是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张荣东先生和画家王伟中先生的艺术对话,是双方在无数个白天或者黑夜的对谈之后,辑录整理,琢磨推敲而成的一本艺术著作。王伟中先生在《胡润百富》中有一篇文章写到对“天籁”一词的解释:“音乐有天籁之声,绘画有天籁之痕。优秀的艺术作品必定是一种升华的、干净的、纯粹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我们殊途同归,归于心灵的家园。”心灵家园,这也是所有艺术的终极归宿,艺术创作,归到底,是属于心灵的。

有学术价值的对谈,首要的是对谈双方双峰并峙,有一致的高度,才可以保证对谈的内容不偏不废。

张荣东先生少年时候生长在北大荒,黑土地白桦林红松给了他温暖结实的北方记忆,之后多年对传统文艺理论传统绘

画的研讨建构了他开阔的人文视野。伟中先生的画作是江南水乡的澄澈、清明,是对远超元明绘画的一种更早的追溯,是贴近传统中国文艺起源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若有人兮山之阿”,是《诗经·蒹葭》、《楚辞·山鬼》的脉络。此后伟中先生去国离乡,生活在洛杉矶,却不失传统,反而向传统更早时期追寻,另外从伟中先生的文章和画风中也能感受到怀斯这样的美国画家对他的影响,安静,淡然,纯净,灵性,这些看上去虚空的词语,对照伟中先生的画作,就全然赋予了生命,甚至每一片水波纹,都是灵动的。

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读脂砚斋批本《红楼梦》,喜欢读夹写在某处中一行类似揭秘的批语。看画展也是一样,看之前做一些功课,也无非是希望了解画家绘制这批作品时候的前因后果;实在来不及做功课,就到画展现场租一个讲录机,对准喜欢的画作,按下按钮,听听跟画作有关的情况甚至八卦,比如莫奈画那个草垛子系列的时候,除了光影变化,可有风雨来袭?又比如莫里索嫁给马奈的弟弟之后,为啥就没有再为马奈做模特?这样说来,我的艺术观不纯粹,我总希望艺术家与画家的对话,除了形而上的理论高峰对谈,还有关于画作之外的“画外音”,满足我这样读者的“好奇心”。

(徐峙立)

《天·籁——一个人的精神史诗》

张荣东 王伟中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年7月

书摘

《天·籁——一个人的精神史诗》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画对话”系列图书最新一种,是艺术评论家张荣东先生和旅美画家王伟中先生的艺术对谈录,也同时辑录了张荣东先生对王伟中先生画作的艺评,和王伟中先生的部分画外随笔。

《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

★推荐理由

2005年夏天,易彬与诗人彭燕郊开始对谈,最后一次是2008年1月初。未料在期待更多问题得到探讨的2008年3月,彭燕郊因病辞世,两人的系列谈话不得不终结。

为此易彬感到无比痛心。决定出版访

谈录年以来,易彬受彭燕郊的家属委托,搜集资料,整理藏书、遗物,接触到了大量的书信资料,对新时期以来彭燕郊所从事的文艺活动,以及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觉意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而这在谈话中涉及不多。易彬还表示,之前打算要做彭燕郊的年表及其他材料整理亦未完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鲁迅和“七月派”的论题,最初都列入谈话提纲。关于鲁迅,彭燕郊只谈了几句,并说:“中国主要的精神支柱是鲁迅。没有鲁迅的话,我们民族就不知道往哪里走。”2007年12月,彭燕郊就“七月派”及其写作与易彬列了一个详细的提纲,说好等天气转暖再好好谈谈。

(曹雪峰)



曹雪峰

(《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书编辑)

《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

彭燕郊 口述 易彬 整理

漓江出版社 2014年7月

书摘

易:胡风一直在强调一种人文精神,强调对人的灵魂的拷问,那胡风对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的贡献在哪?

彭:胡风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总以为他的文艺观点跟毛泽东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是最大的误解。其实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革命领袖,“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笔杆子”也要出政权,要绝对服从革命的目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胡风这个人本质上是非常善良、也非常坚强的一个人,经过那么大的灾难,他居然还那么单纯,那么天真。胡风认为文学就是塑造人的灵魂,革命的目的也就是提升人的素质。他这一点绝对是继承了鲁迅的。

易:胡风坚持人文精神,主张建立理想的人性,您觉得他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终极目标?

彭:作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格,我觉得胡风最推崇的完美的人是鲁迅。因为事实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关于鲁迅的一切,这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一些很片面的看法。比如,总有人说鲁迅这个人褊狭,其实鲁迅也有他很宽容的一面。当时有个向培良,是鲁迅很喜欢的一个文学青年。但是后来变得太坏了,成了国民党的走狗,还骂鲁迅。但许广平有一次说,其实周先生对向培良还是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人,也是鲁迅非常喜欢的,许钦文,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的副题不是“拟许钦文”吗?这个人后来不反动也不革命。他有一次因画家陶元庆的妹妹自杀一事被抓起来关在杭州,鲁迅就为他奔走营救。因为鲁迅有很多社会关系,他找过蔡元培,后来还找过陈仪。《鲁迅全集》第一版在上海出版的时候,那时上海已经沦陷,出版这套书要很多钱,当时陈仪在福建做省主席,他买了一百套呢,福建各个大学,各个重要的学校,各个县都发一套。第一版《鲁迅全集》里有一张照片,是鲁迅、陈仪,还有另一个人在日本的时候照的。

